

(清)李漁著

笠翁秘書

趙文卿
蔣聿修
章壽眉
箋注

吾郡孤山下荒亭之中有梅
幾十本橫斜多態相傳道仙手
植每花皆必吟賞其側相今
客揚州若號寒



重慶出版社

〔清〕李漁著

趙文卿
蔣聿修
章壽眉

箋注

笠翁秘書

重慶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陈晓文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聂丹英

(清)李渔著 赵文卿等笺注

笠翁秘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插页 4 字数:214 千

1997 年 10 月第二版 1997 年 10 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3501-6500

ISBN 7-5366-1425-X/1·261

定价:14.00 元

前言

赵文卿

《笠翁秘书》作者李渔(号笠翁)是清初人,在清中和清末,对他的成就之卓著,并未得到普遍的公认。随着文艺理论这门学科的日益发展和人们现代意识的日益增强,李渔著作的学术价值乃得到日益高涨,笠翁的声誉日益提高,步入了世界第一流文化名人之行列。请看:

日本奥野信太郎等十二位编集委员编辑、株式会社集英社于昭和38年(1963)发行的《世界短篇小说全集》共十七卷,其中第十五卷是《中国文学》专卷。此卷从我国唐代至现代共选优秀短篇二十篇,其中孟荣一篇,《古今小说》一篇,《警世通言》一篇,《醒世恒言》一篇,《今古奇观》一篇,鲁迅一篇,老舍一篇,丁玲一篇,而李渔的作品被选取的竟有五篇之多(《夺锦楼》、《夏宜楼》、《萃雅楼》、《十蚕楼》、《生我楼》)。虽然《京本通俗小说》被选入的篇数也比较多,但该书是宋、元人撰作的都市“说话”艺人的底本,非一人所作(也有与此持相反意见的)。由此可说:日本编的《世界短篇小说全集》对李渔的小说可谓推崇备至,对李渔可称独尊一家。

日本学术界对李渔的评价如此尊崇,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事例上,也不仅仅只在短篇小说方面,还有:日本笹川种郎著、白河、鲤洋等五人作冕的《支那文学大纲》(明治三十年[1897])

发行),将我国历史上诸文艺大家的著作选辑为十六卷,或一人一卷,或三人合一卷。李渔的作品和评价为十六卷中的单独一卷,足见对李渔的评价的份量之重。该《大纲》在序言中说我国“上下四千载,兴亡八十余朝”,“文学、诗星,其尤者:庄子、孟子、屈原、韩非子、司马相如、司马迁、曹子建、陶渊明、李白、杜甫、韩退之、白居易、苏东坡、陆放翁、元遗山、宋景濂、高青邱、李梦阳、汤临川、李笠翁、王渔洋。”我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历代历朝,文化名人,文艺大师,继踵而起,难以胜数,单是收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的就有 6800 位之多。在这群灿烂的繁星中,富有高强度光芒的绝不下数百颗,经过多番比较、筛选,最后遴选出二十一颗冠顶之珠,其中就有李渔一位。《笠翁秘书》就是李渔留下的珍贵遗产的一部分。

李渔的卓越成就是多方面的,学术界一般认为在戏曲方面更加卓著。他是一位传奇(剧本)作家,给后世留下了《李笠翁十种曲》:《怜香伴》(又名《美人香》)、《玉搔头》(又名《万年欢》)、《奈何天》(又名《奇福记》)、《凰求凤》(又名《鸳鸯赚》)、《巧团圆》(又名《梦中楼》)、《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比目鱼》、《慎鸾交》。另有《万全记》、《十醋记》、《补天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双瑞记》、《偷甲记》八种传奇,《曲学书目举要》认为是“李渔阅定”。李渔自谓所撰传奇有“已经刊行之前后八种及已填未刻之内外八种”(见《李笠翁一家言》,以下引文凡不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此书)。也有认为

《十种曲》之外的“六种没有刻印，具体曲名今已不可知晓”^①。它不像许多案头剧本那样或吟弄自赏或束之高阁；而是演奏于当时，称誉于当世。且举数例：“笠翁词曲有盛名于清初，十曲初出，纸贵一时”^②；“李笠翁渔，一代词客也……有传奇十种……造意遣词皆极尖新”^③；“词曲亦多于前代（指明代——笔者注。以下凡不标明所注者，皆为笔者所注）……若国初之尤侗、吴伟业……李渔……，其最著者也”^④。类似这样高度赞誉李渔的评语，我们尚可列举不少，有人甚至认为李笠翁可与明代戏曲泰斗汤显祖（临川）相提并论：“风雪旗亭画壁时，也曾倾耳到清丝。笠翁滑熟临川拗，毕竟谁为绝妙词？”这首诗的作者雷浚（号甘溪，吴县人）虽然只是一介诸生，但将这首诗选载到《曲目新编》卷首题词中去的支丰宜，却是戏曲坛上的著名人物。那时文苑、艺界、官场吟题、咏评戏曲者大有人在，这类诗词之多难以胜数。我们应当认为：该书所刊的题词，是经过三筛五选而得出的，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真知灼见。其中对李渔评价之高，几乎尊崇到盲目偏爱的地步：“不独时贤罕与颉颃，即元、明人亦所不及，宜其享重名也。”^⑤ 这里的“元、明人”总应该包括《窦娥冤》作者关汉卿、《汉宫秋》作者马致远、《琵琶记》作者高则诚、《桃花扇》作者孔尚任、《长生殿》作者洪昇……这些曲坛大师成就卓著，声名显赫，不过，与李渔相比，则“亦所不及”。这里应当郑重说明：杨恩寿的这

-
- ① 引自1987年第1期《文学遗产》：黄强《李渔曲目的“前后八种”与“内外八种”》。
- ② 引自《毗梨耶室杂记》。
- ③ 引自刘廷玑《在园杂志》。
- ④ 引自《曲目新编·小序》。
- ⑤ 引自杨恩寿《词余丛话》。

个评价,是指《十种曲》的“位置、脚色之工;开合、排场之妙;科白、打诨之宛转入神”诸方面,而不是对整个《十种曲》的评价,更不是对李渔全部著作的评价。但是,作为传奇这种特殊的文艺形式,它的艺术生命,首先在于是否适合剧场搬演,而李渔则刚好在这方面逞强。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对《十种曲》讥贬之辞,也不是个别的。就在上述引语的同处,杨恩寿说:“鄙俚无文,直拙可笑……流布梨园者在此,贻笑大雅者亦在此。”至于《十种曲》是否“无文”,看待一部传奇是否不雅即劣,本文且不展开论述。

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对李渔于戏曲理论方面作出的成就,几乎比较一致地认为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曲论大多在《闲情偶寄》一书中。该书是一部杂著,共有八个部分。其中《词曲》、《演习》两部(也有加《声容》部的一部分)被辑出单独成书为《李笠翁曲话》。近代和现代的许多名家对此书所阐述的艺术规律、文学理论,倍加赞赏。“李渔则以戏曲家而论戏曲,其中甘苦,言之娓娓,此则吾国批评中仅有之人才也。”^①“在中国文学批评界里像笠翁这样大胆建设了许多原理原则——有系统有价值的原理原则——实在是凤毛麟角,并且增高中国戏曲的地位不少。”^②“李渔是继亚里斯多德之后,世界古代史上第二个详尽地论述戏剧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区别的人。”^③这些评论的一个共同点是认为:李渔所建树的戏曲理论,在宋、元、明数百年间,“大可以说前无古人”^④,“直

① 引自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289页。

② 引自《小说月报》第十七期·号外;胡梦华《文学批评家李笠翁》。

③ 引自《戏剧艺术》1980年第4期;余秋雨《古代东西方戏剧特征的研究》。

④ 引自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

到大清帝国覆亡，也鲜有过其右者”^①。

在剧作上取得如此卓越成就的李渔，更在曲论上建树了如此高度的丰碑，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性的一条是他拥有一个家庭戏班。在明、清之际，拥有家庭戏班的大有人在。有些是仕宦之家、财富之户养的，用来招待宾客，炫耀门庭，消闲取乐；有些是民间艺人自由结合，依托于某个高门贵庭之下，以卖艺谋生为主的。而李渔的家庭戏班则与众不同。他将自己编撰的剧本，或将他人的传奇加以改写给自家戏班排练、演出，在搬演中不断修改、完善。因此，我们可以用当代的术语来打个比喻：李渔的家庭戏班是李渔探究戏曲特性、规律，撰作传奇，总结经验，阐述理论的“实验剧团”，“试验田”。他集团长（班主）、编剧、导演、服装道具设计制作的导师、乐队指挥于一身，是一位全能戏剧家。一个没有一官半职终身不仕的人，一个没有恒产流寓他乡的人，在17世纪战乱后人们普遍不惜精力不懈追求荣华富贵的年代里，却能苦心而又乐意地为实现上述意图而孜孜创办、经营“实验剧团”，即使遇到众多的鄙视、讥讽乃至辱骂，仍能百折不挠，坚持不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从这个角度、这层意义上讲，李渔的家庭戏班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最突出的一个“实验剧团”。李渔是一位最突出的班主、“团长”。

由于笠翁在剧坛上享有盛名，可能给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就遮掩了不少。其实，李笠翁在文学创作上的业迹也是突出卓著的：留传至今的有短篇小说集《十二楼》、《连城璧》共30篇；长篇小说《迥文传》、《肉蒲团》；诗1040首，词368首，还有

^① 引自杜书瀛《论李渔的戏剧美学》。

联、记、传、赋、序、跋等各种体裁文章多篇。这些文章有的载于《清诗选》，有的编入高中课本，著名学者孙楷第在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的序中说：“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笠翁的小说在国外也有巨大的影响。据笔者所知，仅《十二楼》一书已有茅国权的英文全译本，苏联沃斯克列先斯基的俄文全译本，日本辛岛骁的日文全译本。近来，《连城璧》也出了伊藤漱平的日文评介本。

《芥子园画传(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本中国画的“教科书”。许多美术名家的启蒙、进修老师就是《芥子园画谱》。此书是李渔积极支持、指导女婿沈心友(因伯)编辑出版的，笠翁于暮年卧床不起的痛楚日子里，为这书写了七百字的序言，阐明编辑、出版此集的经过和意图。他自己也是丹青妙手，笔者有幸曾经观赏过迄今已发现的仅有的李渔《山水人物四段卷》，画面情趣高雅，生活气息浓厚。画上题诗楷书，十分秀气。观赏过笠翁手笔隶书对联的专家认为：“笔法圆浑，浇淳散朴，是个隶书造诣很高的书家”^①。由于书、画艺术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水平，所以他设计、制作的书签、扇面等工艺品，为文人学士所倾倒，“名噪海内外”，堪称一位高超的工艺美术大师。

几乎极少有人提到李渔是位历史学家。其实李渔对历史是相当精通的。他于康熙4年(1665)或稍后刊行了《笠翁增定论古》，其中有不少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见解，与封建正统史观“反常”，更有些篇章颇具唯物、辩证的因素。可惜笠翁还有一部《古今史略》的著作，被列入《禁书目》的“应毁书”

^① 引自王冬龄：《清代隶书简论》。

中,如今已难发现此书,不知其中有哪些触犯“天条”之处,可能其中有不少精辟见地。

综观上述,我们可知李渔是一位杰出戏剧家、文艺评论家、文学家,又是一位诗人、画家、书法家、历史学家,还是一位音乐家、旅游家、出版家、教育家,这里就不一一细述了。总之,李渔是一位在多方面知识广博、才艺出众的大名家。《笠翁秘书》就是出自这位大名家手笔的“发前人未发之秘”的妙书。

清·康熙十年(1671)李渔撰著的《闲情偶寄》题为《笠翁秘书》第一种由翼圣堂首次雕版印行,分十六卷。李渔后来将自己的诗文杂著合编为《一家言》刊行,此《笠翁秘书》第一种也收入集中,由原来的十六卷并为六卷,改名为《笠翁偶集》。他逝世后五十年——雍正八年(1730)刊行的《笠翁一家言》全集,仍收入《笠翁偶集》(《笠翁秘书》第一种)安排为第十一至第十六卷。民国以来,曾有会文堂、宝文堂、普益书局等多种石印本行世,流传广泛。本世纪三十年代中,《中国文学珍本丛书》问世,《闲情偶寄》被收入该珍本丛书,郁达夫作了封面题签。

《闲情偶寄》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饌、种植、颐养八个部分。以其中的词曲部、演习部合在一起,名为《李笠翁曲话》或《笠翁剧论》曾出过铅印本,这都是戏曲方面的,此外的六部分至今尚未结集出版过。“当社会财富和大多数人的生活达到相当水平之后,《闲情偶寄》中的一些内容很

可能发展成为新的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而受到重视。”^① 徐教授在这里说的“《闲情偶寄》中的一些内容”，就是指我们上述的这六部分。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将这六部分结为一集，校订注释。由于《闲情偶寄》在三百年前首次出版时，题为“《笠翁秘书》第一种”，以后的版本就未再用这个题名、又由于与包括八部分的集子和取其一、二部分印行的集子相区别，这个取其六部分的结集不宜仍名《闲情偶寄》，乃以《笠翁秘书》为名。虽然，以六部分内容而冠以此名，并不完全适当，但总比新立一名妥善。同时，一个首次的题名得以在三世纪后重用，也颇具纪念意义。

有借予《闲情偶寄》一阅，阅不数卷，即见
归者，因其首论填词，非其所尚故耳，以诗答之：

读书不得法，开卷意先澜，
此物同甘蔗，如何不倒餐？

这是李渔自作的一首五言诗和诗前小序。他把《闲情偶寄》比同甘蔗，将该书前部——论填词部分比为甘蔗的上部（对非尚词曲者而言），缺乏“甜”味。而我们所辑的这六个部分，正是李渔所喻的甘蔗的中部和根部，其味甜美。阅读这本书，不必“倒餐”，开卷即“甘甜”。这六个部分有相互关联性，更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本书开头部分“声容部”阐述的是如何识美选美，怎样使美、美而更美。看一个人长得美不美，一般认为“相人必先相

^① 引自徐朔方《李渔戏曲集前言》，载《剧艺百家》1986年第4期。

面”，而李渔则着重提出“相人之法必先相心”，“心得而后观其形体”。这个心是指为人（在此篇中多指年轻女人）的邪正，性情的刚柔，智力的愚慧。他在这里谈了“目细而长者秉性必柔”等等一系列以睹眸子而相心的奥秘方法。作者在赞赏内在美的同时，对形体美也很重视。注意媚态是其审美观的主要基本点之一。他认为美色仅是一物，“乌”（何）足移（动）人？”“媚态之在人身，犹珠贝金银之有宝色”，“能使美者愈美，艳者愈艳，且能使老者少，而媵者妍”。作者在强调媚态美的同时，也注意修容美。他认为“三分人材，七分妆饰”的话是对中等容貌以下的人讲的，即使十分人材，也少不了一分妆饰。他列举了怎样擦粉才能使面肤皙白，戴花、穿衣的色彩如何与面肤相宜相称等等许多修容妆饰的方式方法。对于人的文化素质的培育，性情的陶冶，李渔看作是声容之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大胆地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千年铸定的教条，斥为“此皆见噎废食之说”，主张女子必须习技。他提倡“学技必先学文”，以操琴来薰陶性情，以吹箫来愈增媚态，以学舞来美化身姿。他说：“欲其体态轻盈，则必使之学舞。学舞既熟，则回身举步悉带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三百年前的文章，今天读来尚能新人耳目。

本书的第二部分“居室部”、第三部分“器玩部”与第五部分“种植部”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讲的是园林营造、房屋建筑、室内装饰、花木种植、园艺制作、垒山叠石、引水架桥等方面的经验，既有系统的深入浅出的理论，又有具体的各式各样的做法和图像。李渔的园林美学思想，借重自然美，讲究意境美，崇尚雅朴，注重实用。他是我国造园理论、造园技

术的伟大学者^①。他的这些论述,被日本冈大路著的《中国宫苑园林史考》称誉为中国古代园林构筑的三部享有盛名的论著之一^②。他的这些经验之谈至今仍在被广泛引用和参考。李渔对花卉、山石等盆景的制作,书签、扇面等工艺品的设计都有独到的“奇”“异”之处,精致、美观、实用之长,当年远地的士子慕名而纷纷托便人前去购买,能捎到这些雅巧玲珑,别出心裁,匠艺独运之物品,被认为是极大的欣慰和享受。更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述的经验中有许多与我们的当代时尚、现代意识颇有相通之处。如“灯烛”一款中说的于梁上另镶薄板二条,空洞其中而蒙蔽其下……这与后来的装设电灯的办法极相类似。又如“置顶格”一款中提出的“斗笠形”设计,比现在的一些只讲美观、少讲实用的吊平顶要高明得多。笠翁于三百年前创制之工艺技术,竟达到如此之美、之新颖,实在令人赞叹不已,拍案惊奇!

本书的第四部分“饮饌部”,饶有情趣地阐述了主食和荤、素菜肴的烹制。它与一般的食谱、菜谱不同,不是罗列某食某菜的一一成份配比,而是从饮食之道的要义上进行讲述。李渔主张重蔬食,求真味;重清淡,求净美;重节约,求宜益。他以善于品味的特性,从自身和他人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饮食经验之谈:“粥水忌增,饭水忌减”;“糕贵于松,饼利于薄”;“鱼之至味在鲜,而鲜之至味又只在初熟离釜(锅)之片刻”……具体介绍了“四美羹”、“八珍面”、“花露饭”、糟蟹醉蟹的配料制作和烹饪技巧。所有这些,今天的高级餐馆或普通家

① 见《陈植造园文集·清初李笠翁氏之造园学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9、86 页。

② 见该书第十四章,日本昭和 13 年发行本。

庭都有从不同角度加以应用、仿效和参考的较高价值。

“颐养部”是本书最后部分。从“养生善后”的角度看，它和“饮饌部”是姐妹篇。李渔谈颐养，不是将自己在医药之家生活成长中的视听所得给读者开具丹方妙药，而是抓住养生之道的要领进行富有情趣的阐述。他的颐养基本理论是：行乐第一，止忧第二，调饮啜第三，节性欲第四，却病第五，疗病第六。他在“行乐”篇中，提出了“家庭行乐”、“道途行乐”、“随时即景就事行乐”等等许多方式方法，倡导主动寻找欢乐，主动止忧忘忧。这与现代流行的乐观为健身之本的说法似相一致。在食欲、性欲方面，他一一叙述了在怎样的情况下应该多食，少食，勿食，勿饱，勿饥等人们常遇的问题。他一一论述了应该节快乐过情之欲，节新婚乍御之欲，节隆冬盛暑之欲等六项要求，讲得娓娓动听。如在《节忧患伤情之欲》章中说：“忧中行乐较之平时，其耗精损神也倍加。何也？体虽交而心不交，精未泄而气已泄。试强愁人以欢笑，其欢笑之苦更甚于愁，则知忧中行乐之可已”。由此，我们认为：本书的节性欲篇介绍了有益的性生活知识。笠翁主张对待性欲应“由有度而驯至能守，由能守而驯至自然”，“我能用彼，则利莫大焉”。在自古以来把谈性看作禁区、视作洪水猛兽的历史条件下，笠翁毫不掩饰地讲了自己对性的观点，说了房事须知……这在当时毫无疑问地要遭受正人君子们的唾骂，而在今天看来，却觉得笠翁的论谈是我国文人学士在公开雕板刊行的集子中初具规模的言性之先声。

总之，《笠翁秘书》是一本包罗美化身容，看相识性，园林布置，居室装饰，花木栽培，山石垒叠，园艺工艺制作，金石书画鉴赏，菜肴烹饪，美食调煮，异味糟酿，乐观处世，节制性欲，

养生长寿等众多方面的综合性书籍，是一本美化生活的集大成手册。同时，还是一本叙事寄情、述理寓意的笔调清新别致的优秀文学作品集。

此书也存在一些封建糟粕，不健康不科学的东西。请读者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恕本文不具体列举。

李渔是浙江省兰溪市孟湖乡夏李村人。《龙门李氏宗谱》载：他祖上唐时由闽之长汀县徙居寿昌，宋理宗时由寿昌徙居夏李。从徙居夏李的始祖算起，到李渔是第十四世。从他父、祖往上溯，七八代直系亲属无一人有过一官半职，只他伯父李如椿是位“冠带医生”。他父亲李如松在江苏如皋经商多年，与兄长如椿一起“吃药饭”——开药铺、贩药材、行医疗。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初七日降生^①的李渔就在这个医药家庭中成长。他兄弟三人，兄名茂，弟名皓，他名仙侣。这是《宗谱》上的明文记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与兄弟名字“别具一格”的名字？故乡夏李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李渔母亲怀胎十一个月，一连肚痛三天三夜，婴儿还是产不下来，当时一位过路的长老指出：这小祠堂(李渔父母自家无屋，住在夏李村边——伊山头的小祠堂)里，屋宇阴暗，地盘轻，可能载不住“星宿降地”，提议将产妇抬到大村的“阳基”上去，或许会产下来，亲友们当即依从搬移，竟得顺利分娩，长老认为这婴孩不是平常的“凡胎”，是“仙之侣，天之徒”，于是这孩子就取名仙侣，号天徒，后字谪凡，中年时才改名李渔，又号笠翁。

李渔自幼聪慧，“襁褓识字”，“初辨四声”，“发尚未燥”，被人认为是神童。李如椿这位名医，文学素养较高，对这位侄儿

① 尚有另一说为公元1611年出生。

爱如掌上明珠，孜孜教导，还带小侄儿游“大人之门”。少儿时的李渔即能吟诗作词，在梧桐树上刻诗纪年，警戒悠忽，策励勤学。到十七、八岁，诗书六艺之文都已“浅涉一过”，已能下笔倏忽千言。正在他才华风发的岁月里，父亲病逝。兰溪一带有父或母病危之刻，以突然娶媳“冲喜祛病”的习俗。李渔与距夏李十里的生塘村农家女徐氏结婚，可能就在父病重笃时“豁”娶的，第二年（1630年，时渔21岁）已有一女。由于父亲去世，又可能由于与伯父分家，原来“园亭罗绮甲邑内”（《玉搔头》序）的家境没过上多少年头，从此开始中落。崇禎十年（1637）考取入府庠。大约在这前后离开如皋来到婺州（今浙江金华）寓居。初次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二次赴试，结果“中途闻警归”，又成泡影。这时，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影响越来越大，江浙一带也有哗动。许都叛乱的黑烟，漫烧在婺杭线上，李渔归后风声日紧，战火日蔓。在他三十五岁时，爱新觉罗福临登基，为顺治元年（1644），南方兵荒马乱。在一次溃兵的战火中，李渔在婺城的寓所被焚。婺州同知许檄彰很赏识他，乃“乱后无家暂入许司马幕”，做了许的幕客。但“市城戎马窟”，于是“决策早居乡”，三十七岁时（顺治三年—1646）回故乡夏李“来耕墓上田”。

经过几番家灾、国难的折腾，父辈们“家素饶”（《玉搔头》序）留下的资财早已“告竭”，原先住过的旧祠堂这时可能已经屋漏无干处，幸得亲友资助，建起了一座别业，因紧靠伊山之端，就取名“伊山别业”，又名“伊园”。李渔为营建这处寓所，费尽心机，精思设计，虽然只不过是“山麓新开一草堂”，“容身小屋及肩墙”，但却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园林小筑。他写了《伊园杂咏》、《伊园十二宜》、《伊园十便》等许多诗篇赞美她，吟赏

的景点有“燕又堂”、“宛转桥”、“踏影廊”、“打果轩”、“来泉灶”、“宛在亭”……绘出了一幅幽雅别致、玲珑美观的画图，诱人心神向往。有些谈及李渔家世的文章，因而将伊园来印证“家素饶，园亭罗绮甲邑内”，这就错误了。伊园的真正价值决不是在于她能否“甲邑内”，而是在于她乃李渔构建房轩堂廊、布置水桥山石、栽培花卉果木的一座实验园。李渔一生为自己和替他人营建的园林，有明确记载的是五座。伊山别业当是他首次经营。本书居室、种植等部分内容如此之众多，经验如此之丰富，与这座实验园地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归农学圃年”的李渔非常关心故里的公众事业，为首整顿祠堂产业，倡建凉亭，兴修水利，太得村民的爱戴，被拥为祠堂总理。夏李至今还流传许多与此相关的故事：“且停亭”题名；不论骑马、坐轿者路过都得停下来，为挖筑坑坝搬三叠箕土，等等，使人听之对笠翁公油然而生敬意。

随着战火的远移和焰降，自称“识字农”的李渔，惊魂逐渐平静，“诗债拟从今日始”，又拿起笔来写了。《李笠翁一家言》中许多描绘家乡田园风光的诗词，大概都是此时之作。同时，还开始撰写无声之戏——小说和有声之戏——传奇（剧本）。家乡的“十不全”、“平浪侯”、“宴公庙会戏”等等，有的被作为人物原型写入小说，有的被取作戏剧情节编入传奇。诸多掌故，至今有口皆碑。

一个乡村纠纷事件，突趋剧烈，祠堂总理李渔被卷入漩涡，为避免不测之凶，仓卒出走，暂抛家眷，背井离乡。这大约是顺治八年（1651）秋冬时的事。

谁知这突然的一走，却走出了李渔生命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走上以创作、出卖小说、传奇、诗词文赋和戏